



趙基天 金常午等著

朝鮮在戰鬥

一朝鮮詩選一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錄

趙基天

朝鮮在戰鬥 ······

崔 樞譯(一)

讓敵人死亡吧 ······

張顯相譯(三)

金常午

不能撲滅的火燄 ······

金 帳譯(二)

在某一城市裏 ······

徐源泉譯(三)

金朝奎

在這些人們中間 ······

金 帳譯(三)

月黑之夜 ······

韋旭昇譯(四)

吳章煥

解放的火炬（斷片）

夏 輯譯（哭）

金舜石

在前線

莊 輯譯（吾）

祝候斯大林

丘 琴譯（吾）
劉光傑譯（吾）

林 和

那怕送一碗飯

冰 蔚譯（吾）

來吧，親愛的姊妹

冰 蔚譯（吾）

洪鐘麟

在絞架前的最後的呼喊

張顯相譯（吾）
徐之夢譯（吾）

朱松鳳

不許干涉朝鮮

趙有強譯（吾）

復仇

明 鑑譯（允）

白仁俊

智異山地區

吉文熹譯（一〇〇）

安龍灣

我的自動步槍……

明鑑譯(一三)

鄭曙村

我要去當游擊隊……

張舉譯(一三)

李貞求

輸送車正在飛馳着……

張顯相
徐之夢譯(二七)

李仁鐵

加入勞動黨……

解秉鐸譯(一三)

金星音

獻給中國人民志願軍……

馬超羣譯(一五)

編後

(四)

朝鮮在戰鬥

趙基天

全世界正直的人們！

打開地圖，

找一找戰鬥着的朝鮮。

你們火熱的心奔馳到這土地上來！

但不要尋找城市和村莊了。

不久前矗立着的三層樓房，

已倒在柏油路上；

燒毀一大半的林蔭道上的樹，

折斷在道旁；

果樹園裏，連樹根都不見了；

山泉流逝的山岩都粉碎了；

像在可怕的惡夢裏徘徊，

無法尋找故鄉的熟路；

不要在這土地上尋找城市和村莊。

南北三千里只剩下灰燼。

連太陽都在黑煙霧中，

鮮血一般紅，燃燒着的朝鮮！

被炸得連麻雀都死盡了的朝鮮！

二

但是，人們還生活着。

在火燄裏，在煙霧裏，

人民活着，戰鬥着。

朝鮮戰鬥着！

暗黑的夜路——

夜晚的公路上，定時彈爆炸着。

這裏，死神緊抓着生命，

是什麼影子？是什麼聲音？

「嘿呦！嘿呦！曖呦嘿！」

修路隊在工作着。

挖出來定時彈，

接着黑暗中響着哨聲，

披着冰霜的卡車急停下來。

年輕的司機的聲音——

「路怎麼樣？」

「路好。」

黑暗中傳來女郎的愉快清晰的口音，

緊接着響起出發的哨聲。

在那千里迢迢的路上——

數不盡的每一個轉彎，

夜夜在戰勝着死亡。

這就是戰鬥着的朝鮮後方。

三

如果上帝在天上，

劃分了白天和黑夜，

看見朝鮮人民將一定驚訝

——不知黑夜的人們。

突破黑森森的街道，

黑汽車，閃電似地在飛馳。

馬車響着多情的鈴聲，

也在不停地走過黑夜。

其中夾雜着的腳步聲，

像從地上冒出火花似地——

是急促前進的隊伍？

是修路隊？

是工作隊？

馬達聲！機臺聲！鐵錐聲！

突破着黑暗直到天明，

日以繼夜的，

戰鬥着的朝鮮不知黑夜的後方。

四

天明時，只剩下了他一個，在雪花落着的高地上。

戰友們都犧牲了……聯絡也斷了……

他向山底下還鬧的敵人喊——

『狗崽子們！上來吧！

就我一個呀！』

在人民軍戰士手裏的

手榴彈怎麼會沒有目標呢？

像天崩地裂，

敵人潰退了三次。

當主力部隊奪還高地時，

在周圍零亂的敵人的屍首中，

陣亡的戰士臉上，

雪花在融化——

靜悄悄落下來的，

祖國的美麗的雪花。

朝鮮是多山的國家——

啊！在那無數的山嶺上，

在那數不盡的山岩上，

這個國家的無名英雄們，

高呼着祖國的幸福，

高呼着金將軍萬歲，

流着血，犧牲了，

最後一顆子彈，還在尋找敵人！

五

戰鬥着的朝鮮的前方啊！

連石頭都被汽油彈燒着的山裏，
是怎樣擊退了仇敵的呢？

連河底都炸翻了的江河，
是怎樣渡過的呢？

火燒着的街道和村莊，
轟炸得墨黑的陣地，

是怎样守住的呢？
誰變成手榴彈，

跳進了敵人的坦克底下！

誰繼承着馬特羅索夫的名字，

以胸膛遮住了槍彈！

在鐵火裏，在砲煙裏，

越過同胞的屍體，

突破着無盡的考驗和痛苦，

連眼淚也忘記了……

燃燒着無限憎恨的眼睛，

怎麼會知道眼淚呢？

也沒有嘆息……

火燒着無限仇恨的胸懷，

怎麼會知道嘆息呢？

把一切，

生命，愛，青春，

獻給祖國，

人民戰鬥着！

六

全世界樸實的人們！

聽！戰鬥着的朝鮮的呼喊聲，

這個國家的嬰兒失掉了母親，

——在路旁啼哭着爬動的嬰兒，
也被喝血的美國鬼子當做槍靶，
打上一百多發槍彈。

不記得是哪天了——

『您抱着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是同年』，
那個母親這樣高興地說過！

抱着被拷打受了傷的胸脯，
以拂騰着的憎惡的血，
燒光一切的凌辱，
裸身走向刑場的，

像一團火樣走着的朝鮮的女人——

這不也像永遠依靠着您想望着您的，

有着天藍色眼睛的戀人嗎？

落在我們頭上的炸彈，

也在瞄準着你們；

刺人眼，拔人指甲，

狂笑着的野獸們，

以槍刺指着活人的胸；

幻想着原子彈的野獸們，

在吠着撲向你們。

七

燃燒着的朝鮮。

以戰鬥着的朝鮮的名義，

以這個國家全體母親的名義，

向全世界呼喊——

制止他們——

要以美金扼殺全地球人民的野獸！

站起來！

示威！

和平的隊伍，像鋼鐵一般！

現在，朝鮮，

以數百萬人神聖的犧牲，

以他們所流的鮮血，

站在世界和平陣營裏。

爲了花開的自由土地，

爲了幸福的土地，

爲了三千萬人的春天，

朝鮮在戰鬥着！

擁護和平堡壘——

蘇聯——的世界的良心們，

兄弟般的中國人民，
送來了火熱的聲援，
以必勝的偉大的信念，

朝鮮在戰鬥着！

崔彬譯自民主朝鮮。

〔附註〕趙基天是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的副委員長，有名的詩人，白頭山的作者。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委員會常任委員會，授第二級國旗勳章，七月三十日，美國侵略者的飛機轟炸平壤，詩人不幸犧牲。